

# 法律期刊與文學期刊 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比較研究

## Comparative Study of Preprint Polic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 Journals

林湘柔

**Hsiang-Jou Lin**

臺北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課員  
Section Assistant  
Taipei Public Library Jingxin Branch

葉軒彤

**Hsuan-Tung Yeh**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生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張郁蔚\*

**Yu-Wei Chan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通訊作者：張郁蔚yuweichang2013@ntu.edu.tw  
投稿日期：2024年8月26日；接受日期：2025年1月2日

## 【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以Scopus資料庫收錄之643種法律期刊及524種文學期刊為研究對象，探究二個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研究結果顯示，半數以上法律期刊（65.5%）及文學期刊（53.1%）在期刊網站上公開預行本公開規範，且絕大多數都允許公開預行本的，並常見聲明作者在文章正式出版後，不需要刪除該篇文章的預行本，但需要自行更新公開預行本的頁面資訊，僅有少數期刊有另外限制作者公開的預行本版本、時機及地點。比較二個學科之純學科及跨學科期刊，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者僅有純文學期刊低於半數，跨學科文學、純法律及跨學科法律期刊皆半數以上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而在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期刊中，不論是純學科期刊或跨學科期刊，也是在普遍允許公開預行本情形下，另外請作者在正式出版文章後，不需要刪除預行本，但要更新預行本資訊。至於同一出版社旗下期刊，預行本的公開規範則不盡相同。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eprint policies of 643 law journals and 524 literature journals indexed in Scopu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ver half of law journals (65.5%) and literature journals (53.1%) had publicly disclosed their preprint policies on their respective websites. Most of these journals permit authors to upload preprints online. Furthermore, these journals typically request that authors update the preprint information and do not have to delete the preprints after the corresponding papers are published. Only a small number of journals also impose specific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timing and location for uploading specific versions of preprints. When comparing typ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s, a notable difference is that fewer than half of typical literature journals have established preprint policies. However, both typ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s with preprint policies generally allow authors to upload preprints and require them to update the preprint's page information and maintain the preprint online after publication. Additionally, preprint policies can vary even among journals published by the same publisher.

## 【關鍵詞 Keywords】

法律；文學；預行本；預行本公開規範  
Law; Literature; Preprint; Preprint Policy

## 壹、前言

1991年美國物理學家Paul Ginsparg成立預行本伺服器arXiv以來，研究人員在研究成果正式出版前後於網路上公開預行本的做法已日漸普遍。預行本有透過網路快速流通、加速最新研究結果分享與取得、先行公開取得研究優先性、提高自身研究曝光率（Chaleplioglou & Koulouris, 2023; Koçak, 2021; Smart, 2022）等優點，尤其在2020年COVID-19流行期間，透過預行本伺服器分享最新研究成果的趨勢比以往更受研究者關注（Choi, Choi, & Kim, 2021）。Añazco等人（2021）指出medRxiv、bioRxiv和Research Square三個預行本伺服器在2020年1月～5月期間，COVID-19相關的預行本就高達5,061篇，而預行本在短期間之激增現象，Koçak（2021）指出是學術界在COVID-19時代的標誌之一，並迫使期刊建立或改變預行本之公開規範。

根據張郁蔚與林湘柔（2024）之文學預行本研究，經分析2020年底前在社會科學研究網（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SSRN）文學研究網絡（literature research network）中公開，且於2022年5月底前已正式出版的494篇預行本，發現在出版該等預行本之286種期刊中，僅有49種期刊（17.1%）允許投稿稿件先以預行本形式公開，且494篇預行本中，超過半數（63.8%）是在正式出版後，才公開預行本，而作者之所以這麼做，可能是基於期刊不允許稿件在投稿前以預行本形式公開，或是雖允許預行本公開但有禁錮期（embargo period）限制，或是受到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不明確等影響（ASAPbio, 2016; Klebel et al., 2020）。基於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會影響研究人員是否公開預行本及公開時機，本研究認為有必要進行研究，深入瞭解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內容。

在本研究之目標期刊選擇上，考量預行本普及的速度在各學科不盡相同，並非所有學科期刊皆已意識到預行本的重要性，進而確立預行本之公開規範，且現階段有關預行本公開規範之實證研究，也集中於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學科，如Massey、Opore、Wallach、Ross與Krumholz（2020）檢視2020年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收錄之影響係數大於5之100種臨床研究期刊，其中86種期刊允許作者投稿先以預行本形式發表的稿件、13種表示須依情況認定，僅1種期刊拒絕稿件先以預行本形式發表；Jia、Hua、Mills與Sarin（2021）依據2020年JCR選擇影響係數最高的前50種皮膚醫學期刊為研究對象，發現其中24種期刊於其政策中表示接受以公開預行本之稿件投稿、4種期刊表示需視情況決定、其餘22種期刊未於政策中提及預行本。雖然Klebel等人（2020）

除了自然科學期刊預行本外，也檢視社會科學及人文學期刊之預行本政策，指出絕大多數自然科學期刊或多或少在期刊政策中提及預行本，社會科學及人文學期刊則幾乎沒有針對預行本制定相關規範，但此研究僅調查了171種不同學科期刊之預行本政策，有期刊樣本數量偏小的限制。

因缺乏探討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加上過往研究指出，學術期刊儘管並非一致支持預行本，但在預行本持續發展的背景下，已有不少期刊開始制定預行本公開規範（Klebel et al., 2020; Puebla, Polka, & Rieger, 2021; Smart, 2022），顯示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情形可能已經不同於以往，故本研究選擇針對法律及文學二個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進行探討。之所以選擇法律、文學為本研究目標學科，除因其分別作為社會科學、人文學下的子學科之一，尚因張郁蔚與林湘柔（2024）曾針對公開在SSRN文學研究網絡之預行本進行研究，發現其中有相當高比例的預行本主題是「法律與文學」。雖然法律與文學是分屬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的二個學科，卻在異中求同中發展出新興的「法律與文學」跨領域研究，其是起源於法律學界，融合文學批評與法律研究，探討文學作品中的法律議題，也以文學批評角度探討法律文本（余適霖，2019；邵瓊慧，2003；Hu, 2023）。這使得源自法律與文學主題之預行本研究，除了選擇正式出版在文學期刊外，也有很高比例是出版在法律期刊。其次，不同學科對預行本公開的態度不盡相同（Choi et al., 2021; Klebel et al., 2020），針對法律與文學的研究交集特性，本研究好奇二個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異同。

除了主要針對自然科學學科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之研究，另Choi等人（2021）關注亞洲22個國家之383種學術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以及Teixeira da Silva與Dobránszki（2019）探究14家大型出版社對於預行本政策態度，惟研究結果多是陳述目標期刊中具備或不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期刊數量、比例，簡要提及規範內容，如公開前是否需先告知期刊、是否需附上預行本之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等。因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之實證研究相當有限，本研究在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之分析，除參考既有研究提及之具體規範，也探究有無其他新的規範。

為了能更全面瞭解法律期刊與文學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異同，本研究以Scopus資料庫截至2023年10月更新之期刊收錄清單中，以英文出版且尚在發行之524種文學期刊及643種法律期刊為研究對象，探討文學期刊及法律期刊在期刊政策中是否規範作者能否公開預行本，針對允許

作者公開預行本的期刊，也檢視這些期刊在允許預行本公開的前提下，是否限制作者公開預行本的時機，或有其他規範。

考量Scopus資料庫收錄之各學科期刊有學科特性差異，有些期刊有二個及二個以上主題，具跨學科特性，非專屬特定學科的期刊，若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可能受到學科特性影響，跨學科特性期刊可能有不同於僅有一個特定主題之期刊。為此，依據Scopus資料庫賦予期刊之主題數量，本研究將有二個及二個以上主題之期刊定義為「跨學科期刊」，與僅有一個主題之「純學科期刊」區分，進一步比較純文學期刊、文學跨學科期刊、純法律期刊、法律跨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探究同一學科期刊之純學科期刊與跨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是否存有差異。此外，根據Teixeira da Silva與Dobrąnszki（2019）探究14家大型出版社對於預行本政策態度，發現雖然同一出版社下多數期刊有一致的預行本公開規範，但部分期刊的預行本公開規範不同於其所屬出版社，甚至有出版社支持預行本，但旗下期刊不接受預行本的情況。因從出版社角度探討預行本公開規範之研究相當缺乏，因此，本研究併同探討法律與文學二個學科之不同出版社期刊的預行本公開規範，是否存有差異。

綜合上述，本研究有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 一、瞭解有多少比例之文學期刊及法律期刊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並探究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文學期刊及法律期刊中，有多少比例的期刊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
- 二、探討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之文學期刊及法律期刊是否有限制作者公開預行本之時機或其他規範？
- 三、比較同一學科之純學科期刊及跨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差異情形？
- 四、探究不同出版社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差異情形？

## 貳、文獻探討

### 一、期刊出版社及編輯對於預行本之態度

學術出版如今處於激烈的轉型、探索階段，從紙本期刊為主過渡到開放數位學術傳播（Laakso, 2014），在此趨勢下將投稿的稿件上傳至預行本伺服器，或其他線上平臺的做法越來越受到研究者關注（Chalepioglou & Koulouris, 2023），致使預行本伺服器數量不斷增加，

如今幾乎所有學科都具備預行本伺服器 (Ginsparg, 2021; Hoy, 2020)。在研究者樂於透過預行本加速學術傳播腳步的同時，期刊出版社對預行本卻懷抱著複雜的情緒，儘管許多學術期刊已將預行本納入其投稿、編輯的工作流程，甚至建立自己的預行本伺服器，或與現行預行本伺服器建立夥伴關係 (Schonfeld & Rieger, 2020)，但這是在大型的商業期刊出版社擁有充足人力、預算的情況下，其他小型、非商業的學術期刊出版社則不然 (Choi et al., 2021)。Chaleplioglou與Koulouris (2023) 則指出，部分期刊編輯認為，預行本的出現，除了會因其缺乏同儕審查，導致公開的研究成果品質降低，也會削弱學術期刊出版重大研究發現所帶來的影響，即期刊會因預行本先行公開的特性而失去媒體關注。

Yi與Huh (2021) 以問卷調查韓國118位學術期刊編輯及229位研究者對於預行本的態度，研究結果顯示，期刊編輯比起研究者更反對預行本，118位期刊編輯中，有近半數 (58位，49.2%) 認為預行本缺乏學術誠信、研究者想法或資料可能被竊取，還有著作權方面的疑慮，因此不贊成研究者使用預行本。Puebla等人 (2021) 則指出，學術期刊及期刊編輯之所以不接受預行本，與1969年時任*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 的主編Franz Ingelfinger所提出之「英葛芬格規則」 (Ingelfinger rule) 有關。Franz Ingelfinger認為學術期刊不應出版曾在大眾媒體或其他期刊上出版的研究結果，即期刊應該擁有初次出版研究成果的權利 (Relman, 1981; Smart, 2022)，如今仍有期刊編輯擴大解釋此規則，認為預行本違反Ingelfinger rule。

在期刊編輯通常作為期刊政策的主導者，且又對預行本懷有疑慮的情況下，即使研究者認為預行本有助於學術傳播，也可能傾向不使用預行本。Peters (2013) 分別在2011年及2012年針對神經科學領域241名德國研究者及216名美國研究者進行調查，其中61.0%的德國研究者及51.8%的美國研究者認為時至今日Ingelfinger rule仍然有效，認為若研究結果在正式出版前提前以預行本形式公開，學術期刊便可能不接受該篇稿件的投稿。ASAPbio (2016) 調查392位生物學者對預行本的看法，高達92%的研究者知道預行本，78%的研究者曾閱讀過預行本，但僅有31%的研究者曾經公開預行本，原因在於研究贊助機構及期刊出版社不接受研究者公開預行本，而如果贊助機構及期刊出版社立場改變，則超過90%的研究者樂於公開預行本。

## 二、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

期刊對於預行本的保留態度會影響研究者公開預行本，即使部分期刊已經意識到預行本在學術傳播系統中的重要性，進而更新其出版政策，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Puebla et al., 2021），但不同期刊政策中對於預行本的規範不盡相同，甚至在期刊網頁上，有關預行本公開規範出現的位置也不一致（Klebel et al., 2020），使得研究者因為面對不清楚、不易發現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導致公開預行本的意願降低，或是因不瞭解投稿期刊鼓勵作者公開預行本，而錯失公開預行本的機會。

Klebel等人（2020）檢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共計171種期刊之預行本政策，結果顯示39.2%的期刊沒有預行本相關的明確資訊，若針對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的期刊進行探究，其中39.2%的期刊提及預行本可以在期刊進行同儕審查前公開，但多數期刊對於作者公開預行本的時間沒有特別規範。Choi等人（2021）以2019年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收錄之來自亞洲22個國家之有期刊政策的383種學術期刊為研究對象，發現其中僅有7.8%（30種）的期刊在網站上公開預行本公開規範，其中2種期刊認為預行本屬於重複出版，禁止投稿稿件先以預行本形式公開，其餘接受預行本公開的28種期刊中，有些期刊明訂作者若公開預行本，需先告知期刊並附上預行本的DOI，以及若稿件正式出版，該稿件之預行本頁面要加上正式出版版本之DOI或其他資訊，此顯示接受預行本公開的期刊規範詳簡不一。

Teixeira da Silva與Dobrąnski（2019）於2017～2018年間檢視14家支持預行本的大型期刊出版社預行本政策變化，2017年第一次檢視時，僅有7家出版社另訂書面預行本政策，到了2018年，具備預行本政策的出版社增加至9家，其中1家提及作者可在投稿前將稿件上傳至預行本伺服器，但應在投稿時告知編輯。14家出版社下期刊有允許作者直接透過預行本伺服器向其投稿研究結果；有完全不支持預行本，禁止作者投稿預行本；也有原先允許作者投稿、典藏預行本，再次檢索其政策卻轉變為不允許的期刊，顯示各期刊的預行本政策並非一成不變，改變的方向可能是更加寬鬆，也可能趨於嚴格。

Smart（2022）指出即使是接受已公開預行本版本之稿件投稿的期刊，也有接受程度上的差異，並反映在期刊政策上，如沒有具體公開規範，而是僅聲明允許作者投稿預行本的期刊，也有直接告知作者會將稿件上傳至預行本伺服器的期刊。Smart也提到有些期刊會直接與預行本伺

服务器合作，如*The EMBO Journal*與bioRxiv合作，作者可請求EMBO編輯部針對自己上傳的預行本進行同儕審查，依在bioRxiv上公開的審查意見修改稿件後，將修改後的稿件投稿至17家合作期刊，以及部分天文物理學期刊接受上傳至arXiv的預行本投稿，在稿件被接受並正式出版後，文章本身仍然存放在arXiv上，期刊網頁僅留有該篇文章書目資訊及摘要。

從前述研究發現可看出，不同期刊和出版社之間的預行本公開規範存在差異，且隨時間不斷演變，即便是表態接受有預行本版本之稿件投稿的期刊，其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這些差異體現在政策內容及實際作法上，因此，若作者欲向期刊投稿有預行本的研究成果，應注意該期刊是否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規範中有哪些規定作者應遵守。然相關研究相當有限，無法獲知學科之間、區域國家之間，或是同一出版社下不同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差異，因此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填補相關研究缺口。

##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 一、蒐集目標期刊

為探討法律學及文學二個學科之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本研究以Scopus資料庫收錄之期刊為目標期刊選擇來源，以2024年1月查詢當時最新的期刊收錄資料（2023年10月更新）為依據，從中篩選出本研究目標期刊。目標期刊的篩選包括期刊主題、出版語言及發行狀態三個條件。首先，Scopus給予各收錄期刊至少一個主題類別，其中法律期刊對應的主題是「Law」，文學期刊是「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只要期刊主題包含前述二個主題即分別屬於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其次，由於不同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出現位置可能存在差異，為避免遺漏，本研究須全面檢視期刊網站之所有內容，而基於作者語言限制，針對非英語出版、網頁資訊非全以英文撰寫之期刊，考量透過翻譯解讀可能導致對規範文字的誤解、遺漏，故限制目標期刊為以英語出版的期刊。最後，由於Scopus收錄之期刊包含已停止發行之期刊，因此會以「Active」、「Inactive」註明期刊的發行狀態，為確保後續分析的期刊仍有持續運作的網站，本研究排除已經停止發行的期刊。

基於前述期刊篩選條件，最終獲得643種法律期刊及524種文學期刊，其中643種法律期刊中，216種期刊僅有「Law」主題，定義為純法律期刊，其餘包含「Law」主題及其他主題之427種期刊為法律跨學科期

刊；同理，524種文學期刊中，134種期刊為純文學期刊，390種為文學跨學科期刊。

## 二、檢索目標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

依據Scopus期刊清單資訊，可以期刊名稱或是出版社名稱，透過網路檢索進入目標期刊網站。由於各期刊政策說明文字常有不明確、頁面名稱不一致等現象（Klebel et al., 2020; Nambiar, Tilak, & Cerejo, 2014），且期刊政策中針對預行本公開之規範，可能大至有一個獨立頁面介紹預行本及預行本伺服器，以及期刊是否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等，也可能僅在整體政策中另起一段，鼓勵作者公開預行本。因此，本研究先由一位研究者全面檢視目標期刊網站上所有頁面，如徵稿啟事、作者須知等，確認是否有任一頁面、任一政策說明段落中提及預行本，以及預行本公開規範具體內容。

此外，由於當前學界對預行本的定義尚未統一，舉凡作者在投稿前、投稿當下、同儕審查過程中、被接受但尚未正式出版前，乃至正式出版後，於網路上公開之不同於正式出版版本的稿件都可視為預行本（Añazco et al., 2021; Klebel et al., 2020; Laakso, 2014; Lin, Yu, Zhou, Zhou, & Shi, 2020; Sarabipour et al., 2019），故在檢視期刊網站內容時，即使未提及「preprint」一詞，若說明文字包含允許作者在上述不同階段公開投稿的稿件，如允許作者公開同儕審查後、校對排版前的「final draft」、「accepted article manuscript」、「non-formatted version」，允許作者在網路上公開投稿稿件的任何版本（any version of the work），或是將預行本分為「pre-print (submitted version)」和「post-print (accepted manuscript)」等，都視為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並記錄該段文字內容、出現位置及網址連結，再由第二位研究者複核，至於針對文字敘述較模糊、不明確之規範，則由二位研究者共同討論以達成共識。

## 三、分析目標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

針對有預行本公開規範的期刊，除檢視其是否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外，也參考Choi等人（2021）及Koçak（2021）統整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之常見內容，確認期刊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的附加條件是否包含在以下範圍，或是還有其他附加條件：

- （一）作者投稿前、投稿時或是審查過程中公開預行本後，是否需要告知出版社。

- (二) 若作者公開預行本，是否需要向出版社提供預行本DOI。
- (三) 稿件被接受後或正式出版後是否需要刪除預行本。
- (四) 稿件正式出版後，作者是否需要自行在公開預行本頁面上更新正式出版資訊。

逐一檢視每種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依據說明文字將前述4項附加條件分類為「是」、「否」及「未提及」。對於分類為「是」或「否」的項目，若說明文字中有進一步的具體規範也一併記錄，如文章正式出版後不需要刪除預行本，但必須在正式出版12個月後才能公開。此外，也記錄未包含在前述4項附加條件中的預行本政策內容，如限制作者僅可於作者個人網站、機構典藏庫、指定預行本伺服器上公開預行本；期刊本身與SSRN合作，可直接幫助作者在SSRN上公開預行本等。至於分類為「未提及」者，係由二位不同研究者在初次檢視、複核時瀏覽期刊網站，確認網站每一個頁面皆未提及相關資訊，才將之列為「未提及」。

## 肆、研究結果

### 一、預行本公開規範

針對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中各有多少比例期刊是有預行本公開規範部分，表1顯示在643種法律期刊中，超過半數期刊有預行本公開規範（421種，佔所有法律期刊65.5%），33.4%（215種）未於期刊網站提及預行本，另有7種期刊（佔所有法律期刊1.1%）因語言限制或網頁無法連線等因素而無法檢視、識別網站內容。至於524種文學期刊情形也類似法律期刊，半數以上期刊都有預行本公開規範（278種，佔所有文學期刊53.1%），46.2%（242種）的文學期刊網站未提及預行本，以及有少數期刊（4種，佔所有文學期刊0.7%）因期刊網頁無法開啟而無法確認是否有預行本公開規範。透過卡方檢定，確認二個學科期刊有預行本公開規

表1

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情形之比較

預行本公開規範情形	法律期刊數量 (%)	文學期刊數量 (%)
有預行本公開規範	421 (65.5)	278 (53.1)
無預行本公開規範	215 (33.4)	242 (46.2)
無法得知	7 (1.1)	4 (0.7)
總計	643 (100.0)	524 (100.0)

範之比例分布達顯著差異 ( $\chi^2(2, N = 1,167) = 19.74, p < .001$ )，法律期刊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比例明顯高於文學期刊，此外，期刊所屬學科和預行本公開規範情形具有顯著關聯，但關聯性較弱 (Cramér's  $V = .016, p < .001$ )。

表2指出二個學科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期刊大都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其中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421種法律期刊中，高達98.6%的期刊(415種)允許作者在文章正式出版前公開該篇文章之預行本，但其中5種期刊明訂作者能公開的預行本為「同儕審查通過後，正式出版前」的稿件版本；其次有5種期刊未提及預行本公開相關規定，最後是1種複合式開放取用(open access, 以下簡稱OA)期刊，其規定唯有OA文章可以在正式出版前先公開預行本，沒有任何法律期刊表明不允許公開預行本。相對上，有預行本公開規範的278種文學期刊中，超過八成期刊(82.4%，229種)允許作者在文章正式出版前公開該文章預行本，其中7種期刊進一步提及作者能公開的是「同儕審查通過後，正式出版前」的稿件版本；其次是14.0%的期刊(39種)未提及預行本公開相關規定；僅有3.6%的期刊(10種)不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為透過卡方檢定比較二個學科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期刊在允許公開預行本之期刊比例差異，經將「不允許」及「允許OA文章公開」二種規定情形合併後，卡方檢定結果顯示，二個學科期刊在允許公開預行本之比例上有顯著差異 ( $\chi^2(2, N = 699) = 60.64, p < .001$ )，而Cramér's  $V = .301, p < .001$ ，代表期刊學科和是否允許公開預行本之間存有中等關聯強度。

## 二、允許預行本公開之附加條件

研究發現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且允許公開預行本的期刊，可能另外制定附加條件，本研究參考過往研究(Choi et al., 2021; Koçak, 2021)，定

表2

二個學科允許公開預行本之期刊分布情形比較

規範種類	法律期刊數量 (%)	文學期刊數量 (%)
允許公開預行本	415 (98.6)	229 (82.4)
未提及相關規定	5 (1.2)	39 (14.0)
不允許公開預行本	0 (0.0)	10 (3.6)
允許OA文章公開預行本	1 (0.2)	0 (0.0)
總計	421 (100.0)	278 (100.0)

義預行本公開之附加條件有4種類型，每種期刊之附加條件為其中1～3種。四種附加條件類型分別是：（一）作者在投稿時、審查過程中若要公開預行本，是否需要告知出版社；（二）作者是否需要向期刊出版社提供預行本之DOI；（三）文章被接受後或正式出版後，作者是否需要刪除已公開之預行本；（四）文章正式出版後，作者是否要自行更新預行本之DOI，連結正式出版文章和預行本。

表3比較二個學科允許預行本公開之不同附加條件情形，在「公開預行本前是否要先告知期刊出版社」方面，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皆以未提及者最多，分別為87.5%（363種）及94.3%（216種）；在「是否要提供預行本DOI」方面，二種學科期刊同樣是以未提及者最多，分別為57.8%（240種）及60.7%（139種）；而在「是否要在文章被接受後或正式出版後刪除已公開之預行本」方面，高達92.5%（384種）的法律期刊及79.5%（182種）的文學期刊為「否」；「文章正式出版後是否須更新預行本資訊」方面，則有71.3%（296種）的法律期刊及71.2%（163種）的文學期刊為「是」。顯示在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的情況下，二個學科期刊皆不介意作者是否要告知出版社自己已經先公開投稿稿件的預行本，也不需要向出版社提供預行本之DOI，即使文章正式出版，也允許該篇文章預行本持續存在，但重視作者應在文章正式出版後，自行更新預行本頁面資訊，以使預行本與正式出版文章有所連結。保留預行本版本，可使作者的研究歷程更完整的被保留，也有助於讀者掌握該研究發展軌跡，而一篇文章若能同時在網路上具備預行本及正式出版二種版本，除了增加檢索機率、提升研究能見度及被引用次數，對期刊而言，也有助於提高期刊網站的曝光度與點擊量。

整體而言，在允許公開預行本的415種法律期刊中，除了16種期刊（3.9%）沒有提及任何附加條件外，其餘各期刊都有1～4種附加條件之具體規範，其中以有2種附加條件的期刊最多，其次為有3種附加條件的期刊，再其次為僅1種附加條件的期刊，最後是4種附加條件皆有的期刊：

- （一）2種附加條件之期刊（177種，42.7%）：以作者在正式文章出版後，「是／否／鼓勵刪除預行本」及「是／否／鼓勵作者自行更新預行本資訊」二個條件之組合最常見（173種，41.7%）。
- （二）3種附加條件之期刊（129種，31.1%）：以「是／鼓勵作者向期刊出版社提供預行本DOI」，文章正式出版後「是／否／鼓勵刪除預行本」及「是／否／鼓勵作者自行更新預行本資訊」三個條件居多（125種，30.1%）。

表3

二個學科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之四種附加條件比較

附加條件	法律期刊數量 (%)	文學期刊數量 (%)
事先告知出版社		
未提及	363 (87.5)	216 (94.3)
是	51 (12.3)	12 (5.3)
否	1 (0.2)	0 (0.0)
鼓勵	0 (0.0)	1 (0.4)
小計	415 (100.0)	229 (100.0)
提供預行本DOI		
未提及	240 (57.8)	139 (60.7)
是	143 (34.5)	76 (33.2)
鼓勵	32 (7.7)	14 (6.1)
否	0 (0.0)	0 (0.0)
小計	415 (100.0)	229 (100.0)
刪除預行本		
否	384 (92.5)	182 (79.5)
未提及	22 (5.3)	40 (17.5)
是	6 (1.5)	7 (3.0)
鼓勵	3 (0.7)	0 (0.0)
小計	415 (100.0)	229 (100.0)
更新預行本資訊		
是	296 (71.3)	163 (71.2)
未提及	66 (15.9)	52 (22.7)
鼓勵	48 (11.6)	14 (6.1)
否	5 (1.2)	0 (0.0)
小計	415 (100.0)	229 (100.0)

(三) 僅1種附加條件之期刊(47種, 11.3%)：以作者在正式文章出版後, 「是/否/鼓勵鼓勵刪除預行本」(44種, 10.6%) 最多。

(四) 4種附加條件皆有之期刊(46種, 11.1%)。

至於在229種允許公開預行本的文學期刊中, 有35種期刊沒有任何附

加條件（15.3%），其餘各期刊也是都有1至4種附加條件之具體規範，且與法律期刊情形相同，皆是有2種附加條件者最多，接下來分別為3種、1種、4種：

- （一）2種附加條件之期刊（86種，37.6%）：以作者在正式文章出版後，「是／否／鼓勵刪除預行本」及「是／否／鼓勵作者自行更新預行本資訊」二個條件之組合最常見（85種，37.1%）。
- （二）3種附加條件的期刊（81種，35.4%）：以「是／鼓勵作者向期刊出版社提供預行本DOI」，作者在正式文章出版後，「是／否刪除預行本」及「是／鼓勵作者自行更新預行本資訊」居多（79種，34.5%）。
- （三）僅1種附加條件的期刊（18種，7.9%）：以作者在正式文章出版後，「是／否刪除預行本」規定居多（14種，6.1%）。
- （四）4種附加條件皆有的期刊（9種，3.9%）。

除前述4項附加條件，本研究也觀察到下列期刊另針對預行本的公開地點做出限制：

- （一）Elsevier旗下的期刊主動提供服務，幫助作者將預行本公開在Elsevier於2016年收購的SSRN中。
- （二）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 (MDPI) 出版社旗下的法律期刊*Laws*有自己的預行本伺服器Preprints.org，作者若先將稿件上傳至Preprints.org，投稿資訊可透過該伺服器直接傳遞至MDPI期刊中（Preprints.org, n.d.）。
- （三）文學期刊*Bakhtiniana*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但僅可公開在SciELO Preprints預行本伺服器上，且必須在公開後告知期刊，否則該篇稿件將不予進行同儕審查（Bakhtiniana, n.d.）。
- （四）美國伊利諾大學出版的文學期刊*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n.d.），以及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出版的法律期刊*Journal of Gender-Based Violence*（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n.d.）規定，作者僅可將預行本公開在作者自己的個人網頁或是機構典藏庫中。

### 三、純學科與跨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比較

表4顯示524種文學期刊包含134種純文學期刊及390種跨學科期刊，643種法律期刊包含216種純法律期刊及427種跨學科期刊，顯示文學期刊及法律期刊都以跨學科期刊居多。就二個學科共4群期刊而言，僅有純文學期刊不到半數期刊有預行本公開規範（45.5%，61種），其餘每一群期刊均

表4

純學科與跨學科期刊之有無預行本公開規範情形比較

預行本公開 規範情形	文學期刊		法律期刊	
	純文學期刊數 (%)	跨學科期刊數 (%)	純法律期刊數 (%)	跨學科期刊數 (%)
有預行本公開 規範	61 (45.5)	217 (55.6)	110 (50.9)	311 (72.8)
無預行本公開 規範	73 (54.5)	169 (43.4)	104 (48.2)	111 (26.0)
無法得知	0 (0.0)	4 (1.0)	2 (0.9)	5 (1.2)
總計	134 (100.0)	390 (100.0)	216 (100.0)	427 (100.0)

超過半數有預行本公開規範，比例由高至低為法律跨學科期刊（72.8%，311種）、文學跨學科期刊（55.6%，217種）及純法律期刊（50.9%，110種），且同一學科之跨學科期刊都比純學科期刊有更多期刊有預行本公開規範。經以卡方檢定，結果指出4群期刊有預行本公開規範的比例有顯著差異（ $\chi^2(3, N = 1,167) = 51.46, p < .001$ ），並透過事後比較確認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法律跨學科期刊比例明顯高於其他任一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期刊，以及文學期刊中，雖然跨學科期刊中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期刊比例高於純文學期刊，但二群期刊比例未達顯著差異，Cramér's  $V = .045, p < 0.01$ ，顯示期刊類型和預行本規範情況顯著相關，但僅有弱關聯。

表5進一步比較4群期刊有無允許公開預行本分布情形，顯示有預行本公開規範的純法律期刊（110種）全都允許正式出版前公開預行本，法律跨學科期刊允許正式出版前公開預行本也高達98.1%（305種）。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文學期刊也以允許正式出版前公開預行本為主，經卡方檢定確認純文學期刊及跨學科文學期刊在允許公開預行本的比例上有顯著差異，（ $\chi^2(2, N = 278) = 10.12, p < .05$ ），再經事後比較得知，跨學科期刊允許比例（85.3%）明顯高於純文學期刊允許比例（72.1%），而純文學期刊中未提及相關規範之期刊比例（26.2%）明顯高於跨學科期刊（10.6%）。Cramér's  $V = .024, p = .001$ ，代表期刊類型和允許公開預行本之間具有顯著關聯，但僅有弱關聯。

進一步比較4群期刊中允許公開預行本之附加條件，如表6所示，共同一致之條件規範是：

- （一）4群期刊都普遍以未提及作者在公開預行本前是否需要事先告知出版社之情形，各群期刊之比例介於86.1%~100.0%

表5

純學科與跨學科期刊有無允許公開預行本分布比較

規範種類	文學期刊		法律期刊	
	純文學期刊數 (%)	跨學科期刊數 (%)	純法律期刊數 (%)	跨學科期刊數 (%)
允許公開預行本	44 (72.1)	185 (85.3)	110 (100.0)	305 (98.1)
未提及相關規定	16 (26.2)	23 (10.6)	0 (0.0)	5 (1.6)
不允許公開預行本	1 (1.6)	9 (4.1)	0 (0.0)	0 (0.0)
允許OA文章公開預行本	0 (0.0)	0 (0.0)	0 (0.0)	1 (0.2)
總計	61 (100.0)	217 (100.0)	110 (100.0)	311 (100.0)

- (二) 每一群期刊都超過半數以上未提及作者是否要向期刊出版社提供預行本DOI (53.5%~60.9%)
- (三) 每群期刊都主要告知作者於文章正式出版後不需要刪除預行本 (79.9%~93.5%)
- (四) 每群期刊都偏向要求作者於文章正式出版後，要自行更新預行本資訊 (70.3%~79.1%)。

為確認4群期刊在特定附加條件之分布情形是否有顯著差異，受限表6中有部分小於5及為0的數值，必須評估能否進行卡方檢定。首先，在公開預行本前是否要先告知期刊出版社方面，因無法合併為符合檢定的情況，無法比較4群期刊在沒有提及要事先告知期刊出版社上之比例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其次，在提供是否提供預行本DOI條件中，經合併「是」與「鼓勵」，卡方檢驗結果為4群期刊未達顯著差異；再其次，在是否要在正式出版後刪除預行本條件中，4群期刊的規範狀況有顯著差異，( $\chi^2(6, N = 644) = 28.93, p < .001$ )，並再經事後比較得知，文學跨學科期刊規定不須刪除預行本的比例明顯低於二種法律期刊 (78.4% vs. 93.6%及92.1%)，且文學跨學科期刊未提及相關規定的期刊比例明顯高於2種法律期刊 (18.9% vs. 4.5%及5.6%)；最後，在作者是否要更新預行本資訊條件中，於合併「是」與「鼓勵」，以及合併「否」與「未提及」後，卡方檢驗結果未顯示4群期刊的規範狀況達到顯著。

針對文學跨學科期刊規定不須刪除預行本之比例低於其他3群期刊，且文學期刊未提及是否需要刪除預行本之比例高於法律期刊，這或許反

表6

二個學科純學科及跨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之附加條件情形比較

附加條件	文學		法律	
	純文學數量 (%)	跨學科數量 (%)	純法律數量 (%)	跨學科數量 (%)
事先告知出版社				
未提及	44 (100.0)	172 (93.0)	95 (86.1)	265 (86.8)
是	0 (0.0)	12 (6.5)	14 (13.0)	40 (13.2)
鼓勵	0 (0.0)	1 (0.5)	0 (0.0)	0 (0.0)
否	0 (0.0)	0 (0.0)	1 (0.9)	0 (0.0)
總計	44 (100.0)	185 (100.0)	110 (100.0)	305 (100.0)
提供預行本DOI				
未提及	24 (54.5)	115 (62.2)	65 (59.1)	175 (57.4)
是	20 (45.5)	56 (30.3)	32 (29.1)	111 (36.4)
鼓勵	0 (0.0)	14 (7.5)	13 (11.8)	19 (6.2)
總計	44 (100.0)	185 (100.0)	110 (100.0)	305 (100.0)
刪除預行本				
否	37 (84.1)	145 (78.4)	103 (93.6)	281 (92.1)
未提及	5 (11.4)	35 (18.9)	5 (4.6)	17 (5.6)
是	2 (4.5)	5 (2.7)	2 (1.8)	7 (2.3)
總計	44 (100.0)	185 (100.0)	110 (100.0)	305 (100.0)
更新預行本資訊				
是	34 (77.3)	129 (69.7)	82 (74.6)	214 (70.2)
未提及	10 (22.7)	42 (22.7)	15 (13.6)	51 (16.7)
鼓勵	0 (0.0)	14 (7.6)	13 (11.8)	35 (11.5)
否	0 (0.0)	0 (0.0)	0 (0.0)	5 (1.6)
總計	44 (100.0)	185 (100.0)	110 (100.0)	305 (100.0)

映文學相對於法律，對於正式出版版本之權威性有更高的重視，或是文學期刊對於保留預行本以完整呈現研究歷程之需求較低。

#### 四、不同出版社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比較

本研究除檢視不同學科的預行本公開規範及允許公開之附加條件

外，也進一步檢視不同出版社的預行本公開規範，以瞭解不同出版社的預行本公開規範情況。643種法律期刊分別由277個出版社出版，並無集中在特定出版社的情形，其中出版最多法律期刊的出版社，其期刊數量占所有法律期刊8.0%，期刊數量次多的出版社共出版6.5%，其餘出版社之期刊數量皆不超過所有期刊的5.0%。至於524種文學期刊分屬248個出版社，也無集中在特定出版社的情形，出版最多期刊的出版社共出版7.1%的文學期刊，出版次多及第三多的期刊數也不超過6.0%的文學期刊，依序是5.9%及5.3%，故本研究僅探討出版同一學科超過5%期刊之出版社的預行本公開規範差異。

表7呈現二個法律期刊主要出版社及三個文學期刊主要出版社的預行本公開之附加條件規範情形，法律期刊出版社包含Taylor and Francis Ltd.及Oxford University Press，文學期刊出版社包含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Taylor and Francis Ltd.及Routledge，其中Taylor and Francis Ltd.為二個學科期刊之共同主要出版社。

二家法律最大期刊出版社中，僅有2種Taylor and Francis Ltd的法律期刊及1種Oxford University Press的法律期刊沒有預行本公開規範，而三家文學出版社的期刊都有預行本公開規範。四家出版社期刊在普遍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下，都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至於在允許公開預行本的附加條件中，法律期刊與文學期刊的附加條件雷同，主要都是聲明若作者公開預行本，需提供預行本之DOI，以及作者不需要在文章正式出版後刪除已公開之預行本，但作者要自行更新預行本頁面資訊。

然而，Oxford University Press的41種法律期刊與前述出版社有所不同，其未提及需要作者提供預行本之DOI給出版社，此外，這41種法律期刊亦未提及作者是否需要事先告知出版社其有公開預行本，且在文章正式出版後，也普遍表示不需刪除預行本，僅要求作者自行更新公開之預行本資訊，顯示Oxford University Press對於作者公開預行本之行為要求較寬鬆。

在文章正式出版後刪除已公開之預行本、作者自行更新預行本頁面資訊方面，多數明確提及不需要刪除、需要自行更新者，但也有1種期刊皆未提及。特別的是，Oxford University Press旗下的2種法律期刊設有禁錮期限限制，指出僅允許作者公開經同儕審查過後的稿件版本，且必須是在文章正式出版後12個月及24個月後才可公開。

文學期刊方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旗下的37種文學期刊未在期刊政策中明確提及是否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但告知作者可以透過自我典藏或機構典藏方式來公開預行本，且也沒有提及任何一種預

表7

法律及文學期刊主要出版社之預行本公開規範比較

預行本規範	法律期刊		文學期刊		
	Taylor and Francis Lt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and Francis Ltd.	Routledge
有無預行本規範					
有	49	41	37	31	28
無	2	1	0	0	0
小計	51	42	37	31	28
允許公開預行本					
允許	49	41	0	31	28
不允許	0	0	0	0	0
未提及	0	0	37	0	0
事先告知出版社					
未提及	49	41	37	31	28
是	0	0	0	0	0
否	0	0	0	0	0
提供預行本DOI					
是	46	0	0	28	25
未提及	3	41	37	3	3
否	0	0	0	0	0
刪除預行本					
否	49	38	0	31	28
禁錮期後公開原稿	0	2	0	0	0
未提及	0	1	37	0	0
是	0	0	0	0	0
更新預行本資訊					
是	49	40	0	31	28
未提及	0	1	37	0	0
否	0	0	0	0	0

行本公開的附加條件。由於規範中僅提及自我典藏及機構典藏，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的作法可能鼓勵作者自行選擇如何管理自身研究版本，賦予作者更多靈活性。

最後，同時作為法律及文學期刊主要出版社的Taylor and Francis Ltd，其二種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大體一致，皆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文章正式出版後，作者不須刪除該文章之預行本版本，但須自行更新預行本頁面資訊。

## 伍、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 (一) 半數以上法律及文學期刊允許公開預行本

本研究以Scopus資料庫收錄之仍在發行，且以英文為出版語言之524種文學期刊及643種法律期刊為研究對象，探究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情形，發現半數以上法律期刊（65.5%，421種）及文學期刊（53.1%，278種）都有預行本公開規範，比例高於張郁蔚與林湘柔（2024）的研究：在檢視286種收錄SSRN文學研究網絡預行本之期刊後，僅有不到二成（17.1%，49種）期刊有預行本規範。針對有公開預行本規範之期刊比例差異，需注意的是，本研究是以Scopus資料庫收錄之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為研究對象，不同於SSRN文學研究網絡預行本不限於僅在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出版，也包含人文學其他學科，如哲學、藝術研究為主題的期刊，以及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其他學科期刊。此外，本研究分析之期刊以國際型、大型出版社出版之期刊為主，在預行本公開議題上，比起其他中小型期刊，被預期應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不同於出版SSRN文學研究網絡預行本的期刊除了來自大型出版社外，亦有許多地區型期刊，這類型期刊在人力、預算等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以期刊的穩定營運為第一優先，預行本公開等額外出版規範、加值服務，尚不在考量範圍內，導致有預行本公開規範的期刊比例偏低。

學科內研究者對預行本的態度會影響期刊是否採納預行本，在社會科學中，法律學被認為較接受且習慣使用預行本（Li, Thelwall, & Kousha, 2015; Noruzi, 2016），但原因無從得知，而在本研究中，發現65.5%（421種）的法律期刊具備預行本規範，即使文學屬於預行本文化較不普及的人文學科之一（Chiarelli, Johnson, Richens, & Pinfield, 2019），仍有超過五成（53.1%，共278種）的期刊具備預行本規範。若

進一步將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依其主題細分為純法律期刊、跨學科法律期刊、純文學期刊、跨學科文學期刊4群，則無論是法律還是文學，跨學科期刊中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者皆多於單一學科期刊。儘管如今很多學科都已意識到預行本的存在，不同學科預行本的使用趨勢仍然有所差異（Smart, 2022），而跨學科期刊作者來源相比單一學科期刊更為多元，這些作者及期刊編輯可能來自預行本文化較成熟的學科，因此促成跨學科期刊訂定預行本公開規範，但確切原因，有待後續進行相關研究，透過期刊之調查或訪談，來理解本研究所觀察到之現象。

## （二）允許公開預行本之附加條件多元

有預行本公開規範的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中，以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占大宗，且絕大多數期刊未進一步限制預行本公開的時機或版本，給予作者在公開預行本上更多彈性與自由。至於有進一步限制預行本公開的時機或版本之少數期刊，共有5種法律期刊及7種文學期刊指定作者僅能公開「同儕審查通過後，正式出版前」的版本，其中2種法律期刊還規定公開預行本的時間必須是在文章正式出版後12個月及24個月後，此顯示並非所有預行本的公開時間都是在正式出版前，不同於對傳統預行本公開時間的認知。針對作者可能是文章正式出版前或後公開預行本的情形，過去的研究如Ni與Waltman（2024）的調查結果即指出，有些研究者在投稿前已先公開預行本、有些研究者在投稿當下同時公開預行本，也有研究者是在稿件被期刊接受後才公開預行本；Lin等人（2020）也發現部分預行本是在正式出版後才公開在預行本伺服器上。雖然預行本在文章正式出版後才公開之作法並無法取得研究優先性，仍可作為研究紀錄供其他研究者參考（Elmore, 2018），彰顯預行本公開之功用。

至於對比過往研究所提到之4種常見預行本公開附加條件，本研究發現無論是純法律期刊、跨學科法律期刊、純文學期刊、跨學科文學期刊，絕大多數期刊是規範2種附加條件，規範文章正式出版後，作者「不需要」刪除該篇文章的預行本，但「需要」自行更新公開預行本的頁面資訊，提供使用者在網路上檢索到預行本時能連結到正式出版文章。相對上，多數期刊未規範作者是否需要事先告知該篇稿件已有預行本公開，並提供預行本DOI，顯示在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的前提下，作者可以善用預行本搶先公開、增加曝光研究成果的優勢（Smart, 2022），並在文章正式出版後，透過文章的預行本與正式出版版本之連結，提高文章的能見度與被引用次數（Chaleplioglou & Koulouris, 2023）。

除本研究定義的4項附加條件，檢索期刊政策過程中也發現部分期刊額外規範預行本的公開地點，如大型出版社Elsevier及MDPI整合投稿與

預行本公開流程，前者旗下期刊在作者投稿後，可協助作者將該稿件作為預行本公開在SSRN中，後者鼓勵作者先將稿件公開在Preprints.org，再透過伺服器功能將投稿資訊直接傳送至MDPI旗下期刊。另一方面，也有期刊不允許作者在預行本伺服器上公開預行本，僅允許在個人網頁或是機構典藏庫中公開，有此規定的期刊皆隸屬大學出版社。此結果顯示大型商業出版社不僅鼓勵作者公開預行本，更進一步將期刊投稿、預行本公開與後續的同儕審查整合為一（Smart, 2022），藉此簡化出版社工作流程，也節省作者投稿時間；就預行本公開地點來說，相對於商業預行本伺服器，出版社對於個人網頁、機構典藏庫的接受度較高（Laakso, 2014）。

### （三）相同出版社之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不盡相同

根據Teixeira da Silva與Dobrąnszki（2019），即使是隸屬同一家出版社的期刊，個別期刊的預行本公開規範也可能與出版社政策相左，從本研究也可看到此一現象，如隸屬Taylor and Francis Ltd.旗下的51種法律期刊有2種、隸屬Oxford University Press旗下的41種期刊中有1種未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在文學期刊方面，31種隸屬Taylor and Francis Ltd.的期刊，以及28種隸屬Taylor and Francis Ltd.的期刊中，各有3種期刊未提及作者是否需要提供已公開之預行本DOI，不同於其他同一出版社的期刊明確指出應該提供。至於出版社規範如何影響旗下期刊規範，為何同一出版社旗下期刊會有不同的公開規範？需要透過問卷或是訪談，掌握出版社、期刊編輯之看法才可得知。

基於隸屬相同出版社的期刊有不同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情形，可能會阻礙作者理解現行期刊針對預行本公開的做法，導致作者違反期刊規範而不自知（張郁蔚、林湘柔，2024），如Higgins與Steiner（2021）調查76篇在期刊*Genetics in Medicine*上正式出版且有預行本版本的文章，發現有18篇違反該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包含文章正式出版後未更新預行本頁面資訊、未先在投稿時告知已先公開預行本，但此結果之背後原因，也是需要進一步調查作者及期刊的看法與作法，才能瞭解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對學術傳播之可能影響。

## 二、研究貢獻

根據過往研究，許多研究者即使認同預行本對於學術傳播的貢獻，仍囿於期刊對預行本不認可的態度而選擇不公開預行本（ASAPbio, 2016; Ni & Waltman, 2024）。然而，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Scopus資料庫收錄

之法律期刊及文學期刊中，半數以上皆有預行本公開規範，且其中超過八成皆允許作者公開預行本，顯示期刊對於預行本的態度已逐漸從不接受轉為認可，提醒研究人員在投稿前，應仔細檢閱期刊網站是否針對預行本訂定公開規範，以及規範之文字內容，選擇允許公開預行本且附加條件資訊較明晰之期刊投稿，適時善用預行本公開之好處。在檢視期刊網站時，由於期刊之間對於預行本公開之細項規定不盡相同，研究者在選擇投稿期刊時，可參考本研究歸類之各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及附加條件作為篩選依據，避開預行本公開規範較不明確的期刊，亦可利用期刊與預行本伺服器之合作關係，減少投稿前後另於其他預行本伺服器上公開預行本所耗費的時間。

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也可提供期刊出版社參考，對於尚未訂定預行本公開規範的期刊出版社而言，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訂定相關規範之依據；對於已具備預行本公開規範的期刊出版社而言，則可藉此檢視自身規範是否已經完備，或仍有可完善之處。此外，向某一學科期刊投稿之作者，並非僅限於該學科之作者，尤其跨學科期刊投稿作者背景可能更加多元，而不同學科間預行本普及程度有別，即使是同一學科，也未必所有作者對預行本皆有一定程度之認識。因此，期刊出版社可考慮建立獨立的預行本公開規範頁面，提供相關資源及指南，幫助作者瞭解如何投稿預行本，使其意識到預行本對於研究者學術影響力及職涯發展上的潛在效益。

### 三、未來研究建議

#### （一）追蹤學術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變化

由於本研究是以檢索當下期刊網站之內容是否提及預行本作為判斷依據，故無法得知這些規範是在何時建立，建立後的預行本公開規範是否有進一步放寬或是限縮，故未來研究可考慮長期追蹤目標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變化，觀察其在預行本公開之附加條件上是否有更為具體之趨勢，並探討其公開規範是否出現更多限制或更為寬鬆。此外，可透過訪談或向目標期刊編輯發出問卷，瞭解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建立、更新的具體時間點，進一步明確規範變動的背景原因，瞭解期刊出版社推動、限制預行本公開方面有何考量及策略。

#### （二）探討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之差異與多樣性

本研究在實際檢視各期刊政策時，發現各期刊預行本規範出現的頁面位置多元、規範的文字詳簡程度也有別，如大型商業出版社的期刊

具備獨立的預行本政策頁面，也有許多期刊僅是簡要提及「稿件不可一稿多投或二次出版，但預行本不在此限」，而這句話可能出現在徵稿啟示、投稿須知、作者指南、出版倫理等不同頁面中，故未來研究可擴大探討預行本公開規範之多樣性，如分析各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距離首頁的點擊層數、位置，以評估不同期刊預行本規範之可見度。針對規範文字，也可分析不同期刊說明文字的長度、說明之詳細程度，以更精確掌握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之樣貌。

### (三) 透過問卷或訪談深入瞭解現象之背後原因

本研究採量化方法，以數據呈現法律、文學期刊預行本公開規範情形，並討論在允許公開預行本之情況下，期刊是否另訂附加條件加以限制，以及同一學科之純學科、跨學科期刊，不同期刊出版社及同一出版社下不同期刊之公開規範、附加條件差異。若欲進一步探究這些情況之背後原因，如無論法律期刊或文學期刊，為何皆以文章在正式出版後「不須刪除預行本」，但作者須「自行更新預行本頁面資訊」為最常見的附加條件組合？期刊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旗下的2種法律期刊為何不同於其他旗下期刊，另設有預行本公開之禁錮期限制；影響同一學科之純學科期刊及跨學科期刊之預行本公開規範原因為何？是否與其學科多元程度有關？這些問題，有賴後續透過問卷調查或訪談期刊編輯，乃至於不同學科作者才可得知。

## 參考文獻

- 余適霖 (2019)。法律與文學之比較研究——以《德語課》為例。軍法專刊，65(2)，187-203。【Yu, S.-L. (2019).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law and literature—A case study of “German lesson.” *The Military Law Journal*, 65(2), 187-203. (in Chinese)】
- 邵瓊慧 (2003)。尋找卡夫卡——法律世界與文學心靈。律師雜誌，290，20-31。doi:10.7030/TBJ.200311.0020【Shao, G. (2003). Xun zhao Ka fu ka—Fa lu shi jie yu wen xue xin ling. *Taipei Bar Journal*, 290, 20-31. doi:10.7030/TBJ.200311.0020 (in Chinese)】
- 張郁蔚、林湘柔 (2024)。文學預行本之公開與正式出版歷程探討。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61(2)，127-160。doi:10.6120/JoEMLS.202407\_61(2).0015.RS.BM【Chang, Y.-W., & Lin, H.-J. (2024). Mapping the trajectory of literary preprints and their publishing landscape. *Journal*

-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61(2), 127-160. doi:10.6120/JoEMLS.202407\_61(2).0015.RS.BM (in Chinese)】
- Añazco, D., Nicolalde, B., Espinosa, I., Camacho, J., Mushtaq, M., Gimenez, J., & Teran, E. (2021). Publication rate and citation counts for preprints release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PeerJ*, 9, e10927. doi:10.7717/peerj.10927
- ASAPbio. (2016). Survey results. Retrieved from <https://asapbio.org/survey-2016/>
- Bakhtiniana. (n.d.). About the journal. Retrieved from <https://revistas.pucsp.br/index.php/bakhtiniana/about>
-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n.d.). Green (self-archiving) open access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s://bristoluniversitypress.co.uk/self-archiving>
- Chaleplioglou, A., & Koulouris, A. (2023). Preprint paper platforms in the academic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55(1), 43-56. doi:10.1177/09610006211058908
- Chiarelli, A., Johnson, R., Richens, E., & Pinfield, S. (2019). Accelerating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e transformative role of preprints.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5281/zenodo.3357727>
- Choi, Y. J., Choi, H. W., & Kim, S. (2021). Preprint acceptance policies of Asian academic society journals in 2020. *Science Editing*, 8(1), 10-17. doi:10.6087/kcse.224
- Elmore, S. A. (2018). Preprints: What role do these have in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results? *Toxicologic Pathology*, 46(4), 364-365. doi:10.1177/0192623318767322
- Ginsparg, P. (2021). Lessons from arXiv's 30 year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Nature Reviews Physics*, 3(9), 602-603. doi:10.1038/s42254-021-00360-z
- Higgins, J., & Steiner, R. D. (2021). Author preprint behaviour and non-compliance with journal preprint policies: One biomedical journal's experience. *Learned Publishing*, 34(3), 389-395. doi:10.1002/leap.1376
- Hoy, M. B. (2020). Rise of the Rxivs: How preprint servers are changing the publishing process. *Medical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39(1), 84-89. doi:10.1080/02763869.2020.1704597
- Hu, C. (2023). Law and literature: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field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13(3), 170-177. doi:10.17265/2159-5836/2023.03.007

- Jia, J. L., Hua, V. J., Mills, D. E., & Sarin, K. Y. (2021). Journal attitudes and outcomes of preprints in dermat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185*(1), 230-232. doi:10.1111/bjd.20065
- Klebel, T., Reichmann, S., Polka, J., McDowell, G., Penfold, N., Hindle, S., & Ross-Hellauer, T. (2020). Peer review and preprint policies are unclear at most major journals. *PLoS One*, *15*(10), e0239518. doi:10.1371/journal.pone.0239518
- Koçak, Z. (2021). Preprints and medical journals: Som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s an author. *Balkan Medical Journal*, *38*(4), 203-204. doi:10.5152/balkanmedj.2021.21005
- Laakso, M. (2014). Green open access policies of scholarly journal publishers: A study of what, when, and where self-archiving is allowed. *Scientometrics*, *99*(2), 475-494. doi:10.1007/s11192-013-1205-3
- Li, X., Thelwall, M., & Kousha, K. (2015). The role of arXiv, RePEc, SSRN and PMC in formal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67*(6), 614-635. doi:10.1108/AJIM-03-2015-0049
- Lin, J., Yu, Y., Zhou, Y., Zhou, Z., & Shi, X. (2020). How many preprints have actually been printed and why: A case study of computer science preprints on arXiv. *Scientometrics*, *124*(1), 555-574. doi:10.1007/s11192-020-03430-8
- Massey, D. S., Opare, M. A., Wallach, J. D., Ross, J. S., & Krumholz, H. M. (2020). Assessment of preprint policies of top-ranked clinical journals. *JAMA Network Open*, *3*(7), e2011127.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0.11127
- Nambiar, R., Tilak, P., & Cerejo, C. (2014). Quality of author guidelines of journals in the biomed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Learned Publishing*, *27*(3), 201-206. doi:10.1087/20140306
- Ni, R., & Waltman, L. (2024). To preprint or not to preprint: A global researcher survey.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5*(6), 749-766. doi:10.1002/asi.24880
- Noruzi, A. (2016). ArXiv popularity from a citation analysis point of view. *Webology*, *13*(2), 1-7.
- Peters, H. P. (2013).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media revisited: Scientists as public communicato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10(Suppl. 3), 14102-14109. doi:10.1073/pnas.1212745110
- Preprints.org. (n.d.). Instructions for autho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eprints.org/instructions\\_for\\_authors](https://www.preprints.org/instructions_for_authors)
- Puebla, I., Polka, J., & Rieger, O. Y. (2021). *Preprints: Their evolving role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Mountain View, CA: Against the Grain (Media). doi:10.3998/mpub.12412508
- Relman, A. S. (1981). The Ingelfinger rul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05(14), 824-826. doi:10.1056/NEJM198110013051408
- Sarabipour, S., Debat, H. J., Emmott, E., Burgess, S. J., Schwessinger, B., & Hensel, Z. (2019). On the value of preprints: An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perspective. *PLoS Biology*, 17(2), e3000151. doi:10.1371/journal.pbio.3000151
- Schonfeld, R. C., & Rieger, O. Y. (2020, May 27). Publishers invest in preprints. *The Scholarly Kitchen*. Retrieved from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0/05/27/publishers-invest-in-preprints/>
- Smart, P. (2022). The evolution,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prepri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journals. *Science Editing*, 9(1), 79-84. doi:10.6087/kcse.269
- Teixeira da Silva, J. A., & Dobránszki, J. (2019). Preprint policies among 14 academic publishers.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45(2), 162-170. doi:10.1016/j.acalib.2019.02.009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n.d.). PDF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ess.uillinois.edu/journals/?id=alr>
- Yi, H. J., & Huh, S. (2021). Korean editors' and researchers' experiences with preprints and attitudes towards preprint policies. *Science Editing*, 8(1), 4-9. doi:10.6087/kcse.223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eprint Polic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 Journals

**Hsiang-Jou Lin**

Section Assistant  
Taipei Public Library Jingxin Branch

**Hsuan-Tung Yeh**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Wei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Introduc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91 by American physicist Paul Ginsparg, the preprint server arXiv has popularized posting preprints online before formal publication. Preprints offer several advantages, including rapid dissemination via the Internet, accelerated sharing and access to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the ability to establish research priority, and greater visibility for researchers (Chaleplioglou & Koulouris, 2023; Koçak, 2021; Smart, 2022). The importance of preprints became particularly evid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tarting in 2020, as researchers used preprint platforms to share timely findings regarding the virus.

Past studies have primarily examined journal preprint policies within the natural and life sciences. In contrast, Chang and Lin (2024) focused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alyzing 494 literature preprints posted on SSRN before 2020 and formally published by May 2022. They found that 63.8% of preprints were posted after formal publication. This trend may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journal policies prohibiting preprints before submission or enforcing embargo periods limiting preprint availability.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act of journal preprint policies on researchers' decisions and the timing of preprint postings. Chang and Lin (2024) also identified that many literature preprints were categorized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topic of "law and literature," suggesting that the collected preprints from SSRN were shaped by journal policies in both fields. The study further compared preprint policies between law and literature journals. Additionally, Teixeira da Silva and Dobránszki (2019) reported inconsistencies in preprint policies among journals from the same publishers, highlighting the limited scope of such policies. Based on the limited amount of research on journal preprint policie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variations in preprint policies among journals with the same publishers.

This study examined 524 literature journals and 643 law journals indexed in the Scopus database. Journal websites were reviewed to identify preprint policie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The analysis focused on two main aspects: whether preprint posting was permitted and whether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were imposed for preprinting. Considering topical differences among journals within the same discipline, we categorized journals into two groups—typ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based on Scopus-assigned topics. We also explored variations in findings between these groups across disciplin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guiding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What proportion of literature and law journals have established preprint policies, and how many permit authors to post preprints?
2. Do literature and law journals impose embargo periods or additional regulations on preprinting?
3. How do preprint policies differ between typ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s within the same discipline?
4. How do preprint policies vary across journals published by different publishers?

## Methods

This study examined 524 literature journals and 643 law journals published in English, all of which were active and indexed in the Scopus

database as of 2023 when this research began. Based on Scopus's classification of journal topics, these journals were group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ypical law journals, interdisciplinary law journals, typical literature journals, a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journals. Preprint policies were systematically retrieved through Internet searches using journal names and publisher names as keywords. This study also identified specific regulations associated with preprint allowances, such as whether authors are required to notify publishers before uploading preprints, provide preprint DOIs to publishers, delete preprints following manuscript acceptance or formal publication, and update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on preprint platforms following formal publication.

## Resul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majority of law journals (65.5%) and literature journals (53.1%) publicly disclosed preprint policies on their websites, with most permitting authors to upload preprints online. Among the four regulations analyzed, most journals did not specify whether authors were required to notify publishers before uploading preprints or provide DOIs. However, most journals required authors to update preprint information once papers were published; this was typically done by linking the preprint to its published version but not mandating the deletion of preprints.

Among journals that permit preprint uploads, 42.7% of law journals and 37.6% of literature journals enforced two specific regulations commonly related to whether preprints must be deleted or updated. A small number of journals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timing and location of preprint uploads

Comparing typ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s showed that over half the journals in three of the four categories (excluding typical literature journals) had established preprint policies. Those with preprint policies generally permitted authors to upload preprin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journals were typical or interdisciplinary. Regarding specific regulations, most journals did not require authors to notify publishers or provide DOIs before uploading preprints. Authors were most often responsible for independently updating preprint information; deleting preprints after formal publication was generally not required. A notable exception pertained to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journals, showing a significantly lower proportion of cases where preprint

deletion was not required after formal publication than law journals.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literature discipline may prioritize the authority of the formal publication version more strongly or exhibit less need to retain preprints to document the research process.

Comparing the preprint policies of the top 5% of journals—based on the number of journals published by the same publisher within a discipline—showed that most had established preprint policies. However, all journals from one specific publisher lacked regulations regarding preprint uploads, offering authors greater flexibility in manag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ir research papers. Among journals permitting preprints, common regulations included requiring authors to provide preprint DOIs; however, preprint deletion was not mandatory, and authors were responsible for updating preprint information. Notably, two law journals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mposed an embargo period for uploading preprints, illustrating that preprint policies can vary even among journals associated with the same publisher.

## Conclusion

First, over half of the 524 literature journals and 643 law journals—active English-language journals indexed in the Scopus database—had established preprint policies. Since these journals are primarily published by larg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journals from larger publisher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preprint policies than those from smaller publishers. Furthermor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established preprint policies than typical journals, though the reasons for this trend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Second, most journals with preprint policies permitted authors to upload preprints with minimal restrictions on timing and location, providing considerable flexibility. However, a small number of journals required authors to delay preprint uploads for 12 or 24 months after formal publication. While this regulation diverges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reprints—as the embargo period diminishes the advantage of establishing research priority—preprints still provide a research record, granting access to the work. Most journals had specific regulations, such as not requiring the deletion of preprints after formal publication and requiring authors to update preprint information.

These policies allow authors to enhance their research's visibility and potentially boost citation counts after publication. Regarding upload locations, some large commercial publishers streamlined the publishing workflow by recommending specific platforms. In contrast, certain university publishers encouraged authors to upload preprints to personal websites or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rather than commercial platforms.

Thir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reprint policies vary even among journals by the same publisher. However,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potentially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publishers and journal editors. The inconsistency in preprint policies within the same publisher's portfolio may inadvertently cause authors to violate regulations unknowingl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ncreasing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preprin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authors carefully reviewing preprint policies before submitting manuscripts. The findings provide a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guidelines for publishers without established preprint policies. For publishers with existing policies, the results offer insights into evaluating and refining their policies to ensure clarity and completenes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uild on these findings by examining how preprint policies evolve over time, exploring the variance and diversity of existing polici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se patterns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